

心悟 转 法华

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

陈坚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陈坚
著

智顗『法华』

经学

研究

心悟
法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陈坚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 - 7 - 80123 - 920 - 4

I. 心... II. 陈... III. ①大乘 - 佛经 ②法华经 - 研究 IV. 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0341 号

心悟转法华

——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

陈 坚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73175(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雪梅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2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23 - 920 - 4

定 价: 29.00 元



陈 坚 1966年生，浙江临海人，哲学博士（2000，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山东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山东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佛教、中国哲学和比较宗教学方面的研究。

序 言

滥竽充数，混迹中国佛教研究领域多年，所谓“科研成果”也有一些，但自觉都只有“量”上的意义而没有“质”上的价值。2003年，我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具体名称我已经忘了（往事不堪回首），只记得内容是要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家究竟是如何诠释佛教经典的。课题放榜，名落孙山。但是，课题落榜归落榜，研究此课题的兴趣却没有消退。没有基金，“裸写”也行啊！于是我遂根据自己对天台宗相对比较熟悉的实际情况，着手研究智顗对《法华经》的诠释。这样做，一来可以满足我研究中国佛教中的诠释现象的愿望，二来可以进一步加深我对天台宗的理解，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众多的佛教思想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乃是智顗、慧能和玄奘三位。他们之所以被广泛地研究与他们的显赫身份不无关系。我们都知道，慧能是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宗派禅宗的创始人；玄奘是家喻户晓的“西天取经”高僧；而智顗则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学界对智顗的研究，不管是专案研究，还是泛泛而论，都很多。但是，我发现，前人的研究所关注的都只

是智顗的佛学思想本身,而没有涉及这种佛学思想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前者属于智顗佛学中的认识论,而后者则属于智顗佛学中的方法论。就方法论而言,智顗的佛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对《法华经》的诠释而得来的。本书就是围绕着智顗诠释《法华经》的方法而展开论述的,因而亦聊可称为“诠释学”方面的作品。

“法华诠释学”是我自己鼓捣出来的一个名词,我不知道它在学术界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会如何看待它,认同乎?嗤之以鼻乎?作壁上观乎?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也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法华诠释学”这个名词以及阐述“法华诠释学”的本书,不著“人相”嘛。

“法华诠释学”虽然名曰“学”,但它显然不是像“物理学”、“现象学”、“历史学”那样有体系的学科,它只是我对智顗在诠释《法华经》时所使用的诠释方法的一种概括。不过,“法华诠释学”无疑是将中国佛学中的一种典型的经典诠释方法凸显了出来。

“诠释学”一词是西方哲学中的一门学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有一股“诠释学热”。先是西方诠释学被介绍了进来,接着就有人跃跃欲试于建立中国诠释学以回应西方诠释学。比如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倡议建立以历史上的《易经》解释为基础的“易学诠释学”;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教授致力于以东亚的儒家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儒学解释学”或“东亚解释学”;而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则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建立了所谓的“本体诠释学”,并在国际学术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同时,作为一个

学术机构,“山东大学诠释学研究中心”于2003年在山东大学成立,该中心宣称致力于中西解释学的研究和会通,不定期地举办诠释学学术会议,并出版《中国诠释学》杂志。以上就是颇为热闹的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国诠释学”运动。虽然我也认同上述颇为艰难的“中国诠释学”运动,但是,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跟这股风,而且本书也难以融入上述“中国诠释学”运动中去并为它做什么贡献。尽管谈论“诠释学”在当代中国学界还算是较为时髦的,但我写这本书只是为了了却我自己的一个心愿,且我在书中也只是研究“问题”而不奢谈“主义”。因为我没有去构想如何以我的“法华诠释学”为基础去建构所谓的“中国诠释学”,我只是探讨了与“法华诠释学”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

写这本书虽然是我的兴趣所在,但写作过程中的艰辛亦难以一言系之。别的我不想说,我只想说,这本书是屁股坐出来的而不是脑袋想出来的。

我认为,在中国佛学的研究领域中,我还像是一只比较莽撞的“小马驹”,喜欢四处乱奔寻找新的草地,而不像“老黄牛”那样老老实实在吃着眼前的草。也许我所看到的那片新草地真的是可以让我饱餐一顿并撒蹄狂欢;也许那根本就是一片沼泽地,一踏上去就将有大顶之灾,但是,不论如何,我还是向往新草地,只是希望有人能指点我如何识别并避开沼泽地。最后,我想用一首题为《小马驹》的诗来自勉:

让我去扬一路青青的蹄花吧

横在眼前的镜框

不是我的天地
我不属于画中的
世界

哪里有路 我
就应出现在哪里
没有路的地方
也要去踏出
一个 一个
蓄满梦的坑

让星星从我背上升起
让月亮从我背上升起
让太阳从我背上升起^①

陈 坚

2007年五一节写于山大老校

^① 参见李锐《小马驹》，《儿童文学》2005年第9期，第102页。

引 论

《妙法莲华经》(Saddharma-apundarika)简称《法华经》,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自被传译到中国后^①,历代不断有高僧大德对其进行诠释,其中尤以天台宗创始人智顗(538-597)的诠释最负盛名。《妙法莲华经玄义》和《妙法莲华经文句》——分别简称《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即是智顗诠释《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本)的两部皇皇巨著。

大凡一部诠释作品,莫不向读者提供两方面的信息,这就是:作为“第一序”的诠释内容以及作为“第二序”的诠释方法。虽然诠释内容和诠释方法是相互依存的,但是按照人们阅读诠释作品的心理习惯,一般是首先(或重点)关注诠释内容,然后才关注(也有可能根本就不关注)形成该诠释内容的诠释方法。因此,我们遂将诠释内容和诠释方法分别称为诠释的“第一序”信息和“第二序”信息。

① 《法华经》先后有六个汉译本,留存下来的有三个译本,即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十卷二十品)、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八卷二十八品)和阇那崛多与达磨笈多合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八卷二十七品)。在中国佛教界流行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妙法莲华经》,相对于其他两个译本来说,此译本较为简约,且语言流畅,可读性强。实际上,由于质量上乘,鸠摩罗什的其他佛经译本也是很流行的,如《金刚经》、《维摩诘经》、《佛说阿弥陀经》等。

学界对智顗及其创立的天台宗的研究已很多^①，《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当然是这些研究所要运用的重要文本资源，它们和智顗的另一部作品《摩诃止观》构成了所谓的“天台三大部”。这“天台三大部”为天台宗作为一个佛教宗派的成立奠定了佛学理论和修行方法的基础，对天台宗具有基源性的影响。但是，学界以往对《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其“第一序”的诠释内容，即智顗在诠释《法华经》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即使是这一方面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至于智顗在这两部作品中所运用的独特的诠释方法，却乏人问津^②，是为遗憾。本书的目的，即是要对《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中的诠释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讨，从而构建智顗独具特色的“法华诠释学”以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本书篇章安排大体如下：

引论，也就是本单元，简单交代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篇章结构，并重点解释本书书名“心悟转法华”的由来及其含义，以期通过这一解释确定本书的基调和方向；

第一章，阐述诠释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明研究智顗的“法华诠释学”在整个天台宗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研究中的意义；

第二章，阐述《法华玄义》中的诠释方法“五重玄义”；

第三章，阐述《法华文句》中的诠释方法“消文四意”；

① 就专著而言，重要的有：潘桂明的《智顗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拙作《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台湾佛光出版社，2001年3月版；拙作《无名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7月版；慧岳法师的《天台教学史》（不见有正式出版）；曾其海的《天台佛学》，学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潘桂明、吴志伟合著的《中国天台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日本学界对天台宗的研究专著那就更多了，兹不烦举。

②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台湾华梵大学哲学系的郭朝顺先生在这方面作过一些探索，曾写过相关的论文，如《智顗“五重玄义”的佛教诠释学——以〈法华玄义〉为中心》，载《世界中国哲学学报》2000年第1期，以及《智顗“消文四意”的解经方法论》，载《华梵人文学报》2003创刊号。笔者亦曾写过一篇题为《〈妙法莲华经文句〉中的释经方法——兼与〈周易禅解〉释经方法的比较》的论文，发表于《闽南佛学》2003年第1期。但是，这些论文只是为此类研究开了个头，远不是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聊胜于无而已。

第四章,将《法华玄义》中的诠释方法“五重玄义”及其相关理念和《法华文句》中的诠释方法“消文四意”及其相关理念合称为“法华诠释学”,并将“法华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和中国传统诠释学作一比较,彰显“法华诠释学”的比较特征;

第五章,阐述智顗在《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以外的作品中对“法华诠释学”理念及其方法的运用,主要以《金光明玄义》和《金光明文句》为例;

第六章,阐述“法华诠释学”的理念及其方法在天台宗内部的流布以及华严宗中与“五重玄义”与“消文四意”类似的诠释方法“华严十义”;

结语,讨论“法华诠释学”在今天可能会有的应用前景及其可借鉴之处;

附录,收录我的四篇论文。其中一篇是阐述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易学)中的“注经”诠释模式的,希望读者能将这种“注经”诠释模式与“法华诠释学”中的诠释模式相比较。另外三篇都是有关禅宗之诠释实践和诠释方法的,读者可以从了解“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禅宗与作为“教”的天台宗之间在诠释风格上的差异。虽然这四篇论文与本书不是一个体系,但是,它们一起构成了我近几年来探索中国传统诠释学尤其是中国佛教诠释学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可能还是“瞎子摸象”,但我个人还是甚有收获的。

在明白了本书各章的内容后,我们再来解释一下本书的书名《心悟转法华》。我们都知道,智顗根据《法华经·方便品》中“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一佛乘”思想创立了天台宗独具特色的“方便成佛”修行法。此法的大意是将佛教修行分为“方便”和“正修”两个步骤,以足球比赛为喻,“正修”就好比是九十分钟正式的足球比赛,而“方便”则好比是比赛之前的种种准备活动。其中,“正修”系指“止观”修习,而“方便”则无定,举凡小乘(声闻乘和缘觉乘)、大乘(菩萨

乘)、儒家、道教等的修行方法都可作为“止观”修习的“方便”^①。本书对智顗“法华诠释学”的研究属于天台宗研究,既然是天台宗研究,那么我们亦不妨“入乡随俗”,参照天台宗的“方便”思想,为更好地理解智顗的“法华诠释学”提供一个“方便”,这个“方便”便是慧能在《坛经》中所使用的“释相为性”的诠释方法。那么,何谓“释相为性”呢?我们都知道,慧能主张“自性”具足一切万法,因而修行不必外求,只要回到“自性”,当下即能成佛。慧能的这种主张其实是他自己的创造,尽管它符合佛教大乘空宗的基本精神,但在佛教传统中却找不到直接的文本依据,因为佛教传统所强调的修行一般都是以“相”为进路的(当然是有“相”而不著“相”),而不是以“自性”为进路的(慧能认为“自性”具有“无相”、“无念”、“无住”之“三无”特征)。在这种得不到佛教传统直接支援的情况下,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在佛教取得合法性而不至于被排除在佛教谱系之外^②,慧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佛教传统作出符合己意的诠释,而其所选择的方法就是将佛教传统中的“相”都诠释成“自性”,是为“释相为性”。“释相为性”乃是慧能在《坛经》中建构以“自性”为基础的佛学思想的基本方法。不妨看几个实例:

(一)按照佛教传统,佛、法、僧“三宝”本是就“相”上而言的,其

① 济南千佛山兴国禅寺的弘庵法师有一次对我说:“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因为中国人有很好的儒学修养。”这种见解亦与天台宗的“方便”思想类似,即将儒学作为佛学在中国传播的“方便”。“方便”虽然有多种多样,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方便”,但是智顗还是按其性质和作用,将“方便”分为“外方便”(二十五种)和“内方便”(五种)。在《童蒙止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和《摩诃止观》这三部作品中,智顗对此都有详尽的解释。另外日本学者新田雅章所著的《天台哲学入门》(涂玉盞译,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5月版)第二章对“外方便”和“内方便”有简洁明了的介绍,易于让人明白。

② 由于慧能的思想在表面上与传统佛教的思想十分不同,因而,直到今天,都还有保守的人士认为慧能基于自己独特的思想所创立的禅宗南宗与佛教格格不入,甚至认为是佛教的反叛——尤其是禅宗南宗后来发展出“呵佛骂祖”、“不坐禅”、“不看经”等禅宗极端主义风格后,人们头脑中的这种印象就更是被加深了。

中,佛指佛祖释迦牟尼,法指释迦牟尼所说的教法,僧指出家的法师^①,但是慧能却将此有“相”之“三宝”诠释成了无“相”之“自性三宝”,曰:“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②,从而通常所谓的皈依佛、法、僧“三宝”在慧能那里也就成了皈依觉、正、净“自性三宝”。他将此一皈依称为“无相三皈依”,即“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皈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③

(二)按照佛教传统,所谓“坐禅”或“禅定”是身体以某种姿势的端坐不动为起码前提的,这可称之为“有相禅”。慧能将这种与身体有关的“有相禅”诠释成与身体无关的“无相”的“自性禅”,他说:“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④慧能对“坐禅”与“禅定”的这样一种诠释,与一般人头脑中的“坐禅”或“禅定”的观念已相去甚远了。

(三)按照佛教传统,佛教徒所向往的阿弥陀佛的西方世界,“若

① 这是狭义的“三宝”,若从广义上说,“三宝”应是这样的:佛指三世一切诸佛;法指诸佛所说的一切教法;僧指依诸佛之教而修行者。

② 宗宝本《坛经·忏悔品》。

③ 同上。

④ 宗宝本《坛经·坐禅品》。南岳怀让和马祖道一之间的下面这则有名的“公案”为慧能的“自性禅”理念作了很好的注脚:马祖在怀让门下参禅,整天以坐禅为事,端坐不动,以为凭此端坐的工夫即能开悟成佛。有一天怀让见之端坐,便拿了一块砖在其边上使劲地磨。磨砖之声搅得马祖入不了定,马祖遂奇怪地问:“师父你为何磨这块砖呀?”怀让答曰:“磨砖作镜。”马祖好生奇怪:“磨砖岂能作镜?”怀让遂乘机反问道:“磨砖不能作镜,坐禅岂能成佛?”真是一语中的。事见《五灯会元》卷三。

论相说里数,(离我们人世)有十万八千(里)”^①,但是慧能却将这“相”上的“十万八千(里)”诠释成为“自性”上的“十恶八邪”^②,”见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在慧能看来,一个人只要除却“十恶八邪”,“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但行十善”^③,何须更愿往生”,西方世界就在眼前,“刹那间目前便见”。那么西方世界又是怎么样的呢?《佛说阿弥陀经》详细地描述了西方世界的美好之“相”^④,但是慧能却将西方世界的这种美好之“相”诠释成为“自性世界”的清静之“境”——后人名之曰“自性西方”。慧能是这样诠释的,他说:“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去。……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瞋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忘,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静,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⑤ 遥远的西方世界就这样被慧能诠释成了近在咫尺的自性世界^⑥。

① 宗宝本《坛经·疑问品》。

② “十恶”指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瞋、痴;“八邪”是指与“八正道”相反八种邪法,即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③ “十善”是相对于“十恶”而言的,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瞋、不痴。

④ 《佛说阿弥陀经》中的描述比较长,总的说西方世界极乐无比,从物质到精神都极为优越,远非人间所能比,如那里“有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那里“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等等。

⑤ 宗宝本《坛经·疑问品》。

⑥ 杭州灵隐寺的照壁上写着“咫尺西天”四个大字,其寓意正在此。

(四)有一位名叫法达的僧人来拜见慧能,说自己“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并且“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但还是“未解经义,心常有疑”,恳请慧能为其解说。慧能遂应邀为法达解说了《法华经》中的两段经文,其中一段出于《法华经·方便品》,经文曰:

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诸佛出现于世是为了完成“一大事”,即教化众生,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通俗地说,就是让众生了悟“佛之知见”并入于佛道。这“佛之知见”显然是诸佛的“佛之知见”,对众生来说,这“佛之知见”乃是外在的需要他们去努力达到的一种“相”,并非是他们本有的“自性”。但是,慧能在为法达解说这段经文时,却将“佛之知见”说成是众生本有的“自性”,他说:

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寢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瞋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①

① 宗宝本《坛经·机缘品》。

在慧能看来,不只诸佛有“佛之知见”,众生自己亦本有“佛之知见”。“佛之知见”乃是众生的“自性”,只是众生本有的这“佛之知见”被种种俗尘所蒙蔽,故而呈现不出来,他们所呈现的只是“众生知见”。有鉴于此,众生修行,其所要做的不是向外求“佛之知见”,而是要把自己本有的“佛之知见”开出来,这就叫“开佛知见”;把自己本有的“佛之知见”显示出来,这就叫“示佛知见”;让自己悟自己本有的“佛之知见”,这就叫“悟佛知见”;让自己入于自己本有的“佛之知见”,这就叫“入佛知见”。四者合起来就叫“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慧能在对“佛之知见”作了这种明显与经文原义不同的诠释后^①,紧接着便道出了如此诠释的原则,即“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意思是说,《法华经》经文——乃至一切佛经经文——究竟是什么含义,这要由读者(即慧能所谓的“诵者”)的迷悟状况来决定。读者若“心迷”,那么他就只能读到《法华经》经文原来的含义或表面的含义,被《法华经》牵着鼻子转,是为“心迷法华转”;相反,读者若“心悟”,那么他就能将自己的“悟境”、“悟理”投射到《法华经》上从而将经文的原义掩盖,从《法华经》中读出自己的“悟境”、“悟理”来,亦即将经文的原义读转向了,是为“心悟转法华”^②。这“心悟转法华”不但是慧能诠释《法华经》的原则,实际上也是智顗诠释《法华经》的原则,因为智顗在《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中也是通过诠释《法华经》

① 慧能对“佛之知见”所作的这种诠释使我想起了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的一个观点。我们一般都认为只有到了大学阶段学生才能学习高等数学,而且,高等数学是外在于学生一个的知识系统,但是布鲁纳却认为,每一个人,哪怕是六、七岁的小学生,亦皆有高等数学的能力,只要教师引导得法,小学生也能学习高等数学。布鲁纳的这个观点,颇类似于慧能将外在的“佛之知见”诠释成“自性”的“佛之知见”。

② 晚明时期的高僧憨山德清也曾对一位“诵法华经二十余年”并来向他请益的仁天大德谈起了“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他说:“法华最上一乘,乃吾佛久秘之要,为授记诸弟子之券书也。六祖云:‘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不解意,与义作仇家。’”(参见《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载《乾隆大藏经》第155册,第376-377页)憨山德清显然是在告诫仁天大德要以“心悟转法华”的方式去诵《法华经》;否则,仁天大德即使“诵法华经二十余年”,也可能会像《坛经》中的那位虽“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并且“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但还是“未解经义,心常有疑”而来向慧能求教的法达那样不解法华义。

来“说己心中所行法门”^①的，所不同的只是智顗和慧能他们两人心中之所悟不一样，而其借助《法华经》说己心中之所悟则一也。正因如此，所以本书以“心悟转法华”为大标题来阐述智顗的“法华诠释学”，尽管“心悟转法华”这句话不是智顗说的，而是慧能说的。

“心悟转法华”只是诠释佛经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不妨表述为：在佛教中，“很多事情，不要被文字障蔽了，不要被古人所说的话转了，时常保持‘无’，光明觉照，就得大自在了”^②。因为，只有在“无”中，我们才有可能去自由自在地创造——正是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慧能开出了全新的“释相为性”的具体诠释方法，这个诠释方法被慧能在《坛经》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上述四个实例已足能说明问题。

“心悟转法华”中的“转”字，在佛教中用得很多，比如，佛教把释迦牟尼的说法叫做“转法轮”^③，把佛教徒日常的读经、念经或诵经叫“转经”^④，藏传佛教信徒的手中甚至还拿着“转经筒”，另外更有“转

① 《大正藏》第46卷第1页中。这句话本是智顗弟子章安用来形容智顗在《摩诃止观》中所述说的止观修行法门的，原话是“此之止观，天台智顗说己心中所行法门”。笔者借用这句话来形容智顗对《法华经》的诠释，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智顗所创立的止观修行法门，其理论基础便来源于智顗对《法华经》的诠释，即来源于《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是一体的，它们构成了智顗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天台佛学体系，故被称为“天台三大部”。

② 《佛理问答（之七）》，载《龙泉佛学》2006年第9期，第10页。

③ 释迦牟尼的第一次说法叫“初转法轮”，是在鹿野苑对侨陈如等“五比丘”说的。另外，因为释迦牟尼一般都采用“示转”、“劝转”和“证转”三种方式来说法，所以释迦牟尼的说法有时亦叫“三转法轮”或“三转十二行法轮”。详见陈坚《论佛的教育思想》，载《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版，第149-150页。

④ 如《高僧传》中载释昙超“转《海龙王经》”求雨之事，曰“转经裁（才）竟，遂降大雨”。参见[梁]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第424-425页。